

府事崔世珍以京城圖志女孝經各一冊及地圖一軸進上仍

啓曰此京城圖志乃南京宮闕都城山川之圖官制防曲之名亦附焉女

孝經古有一女朝散郎陳邈妻鄭氏所撰依孝經章數行實做孝經

章句而纂之關於女行地圖乃遼東地形而中原人為之皆我

國所無意可御覽政進上也傳曰所進皆可覽者也賜熟馬

一匹勿謝恩仍傳于政院曰賜酒○憲府啓曰兵曹當該官吏

推考事有傳教正言權勿以其時色佐郎被推請遞之答曰如

啓○自己巳日至是日或雨或晴○癸酉聽啓覆左副承旨

李名珪啓晉州囚水軍朴漢石推案漢石歐殺其父甫中領事罪陵遲處死不待時

柳溥曰此人弑父明白無疑天下之大變聖治之大累天地

間不可斯須容者也當速依律明示典刑上曰依律刑曹判

書柳仁淑曰壯勇衛朴命建其三寸李準呈狀曰疑其妻之本

夫所為故推之則既無疑端又無可疑之迹其妻亦甚陋醜而

無本夫命建上番時取而為妻耳若見殺於他人則傷處必多

而他無傷處只有結項之痕不可的指為被殺也問於其妻曰

汝夫之所以自縊者何故耶無乃有憂悶事乎則曰臨夕食出  
直語曰以人情而有用綿布三匹處求得云谷以未得則悶悶  
而還入適緣闕門未及入而又闕直曰此亦大罪何以為之極  
為憂慮翌日又入闕而累日不還後聞東小門外有結縊之人  
而往見之則乃吾夫也云似不可以此小事而至於結項也但  
近日以不緊之事而自縊者亦多有之此乃重獄不可無憑據  
而便加刑推也且見李準本意非欲為死者雪冤直欲恐嚇受  
賂故不先尋停屍之處而徑到主人家說與命建之妻曰得縣  
布二同許以為歛葬之具云谷以未得則便發怒呈狀矣命建  
之父與本妻無呈訴之意獨李準如是則似非的實也無疑端  
而刑訊似為未安 上曰此事刑曹取稟時有死親呈狀云是  
非之間不可棄故命推之也今聞啓意果似有疑疑獄之事當  
議于大臣一領議政尹殷輔右議政尹仁鏡左贊成柳灌右贊  
成梁淵議今考朴命建檢狀傷痕委是自縊非關勒殺無可疑  
之端無可據之迹只因李準訴狀遽興大獄事未得實而傷人

必多况李準說與命建之妻曰得綿布二同許以為歛葬之資

據此料之其志在恐嚇取財非欲為屍雪冤勿推似當傳曰勿

推事言于刑曹○甲戌下聖節使洪春書狀臣到遼東聞四月

帝下詔罪已行人司行及同封皇帝詔書朕奉天聖運皇帝詔曰

人今擊詔書來此云及同封皇帝詔書朕奉天聖運皇帝詔曰

化洽人淳氣和其為君者曰堯曰舜而為臣者乃禹乃益不可

及矣降是為湯文武繼作有稷契周召以佐之亦不可尚矣下

而曰漢唐宋其間諡碑英君之時見終才若上古之休或多災

害絕未有如今日之變者也朕皇祖高皇帝應天順人復夏掃

鐵功德之盛無前大烈朕以藩嗣當皇兄昇遐之日命朕入繼

大統朕嗣天位十有七歲之間思報祖德先正太祖南面之尊

備是九廟之制加焉尊諡用整追崇賴二三大臣協恭力贊然

非朕要更成典實本信仕古道他悉罔忌自謂報答本源之情

少盡詎意有今日之災變也今年四月五日夕初以恒陽之雨

為懼當時仁廟倏忽火起驟然暴作加以猛風四發人無措手

相楊號籲莫容救護即刻仁廟成祖廟主同時延焚太廟及昭

穆羣廟祇存睿宗廟安全自昨冬孟月患疾至今元氣未復精

神失舊欲食減音氣血兩虧一聞奏報若墜深淵欲赴火中思無

濟事且因病未痊復益加瘥瘁力疾奉慰祖宗于景神殿祇戴

非奏謝于上帝皇位告于太祖遣官編祭百神本根宗室諸王

昭示天下臣寮使知一人之重罪致上延七廟之御棲按取答

原無可容已爰將寬恤印本于政院曰天火焚九廟至為驚愕

之典預示圖復之力

我國無乃別有當為之事乎其召政府禮官議之且見詔書謂

仁廟倏忽火起所謂仁廟何帝且云睿宗廟獨為安全所謂睿